

姜鸣

随笔

让老城镇更加舒适宁静



出宽边，呈现出特有的地域风情。房舍的门扇和窗户遮阳板照例是湖蓝色的，绚烂夺目。而从山坡上鸟瞰，鳞次栉比的屋顶，都是红色筒瓦，与远处的绿色原野相映成趣。

小镇里有数座教堂。其中圣彼得教堂改成了书店，从大堂、祭坛到唱诗班的二楼，随处都堆满层层叠叠的新书。我在祭坛前的桌旁坐下，轻轻翻阅着两卷本中葡文对照《论语》，和当地出版社刊印的双语诗集《里斯本诗人》，开篇就是卡蒙斯的十四行诗：“爱情是燃烧却看不见的火焰 / 是疼着却觉不到的伤口 / 是无法让人满足的快乐 / 是不疼的痛却令人疯癫。”

在婚礼之城的教堂读大诗人的情诗，感觉真的很奇妙。时间停滯下来，陪伴着我，旅行中常有这意想不到的新奇。其实我们游览名胜古迹，寻觅的就是人与历史、人与景观的心灵交融。而不是简单满足“到此一游”的打卡计划。站在教堂门前的石阶上，看着屋里的书和屋外来往的游人，心，一瞬间沉醉了。

在国内，我也常常游览老村落、老城镇。这些村镇要么前些年保护不善，要么近年来为推动旅游又匆匆修葺，到处是外乡人承包的店铺和举着小旗子电喇叭摩肩接踵的旅游团。所谓“慢生活”、所谓与昔日往事对话，早已被无孔不入的商业所淹没。

把传统文化凝聚的一片民居、一个古镇甚至一座县城圈起来，收钱（有的地方称为“维护费”）才能进入，在我心中总觉得是一种发展焦虑，不愿意接受。何况大多数收费区域之内，特色不多，景点雷同。一些老宅破落陈旧，更缺乏用心做出的文化创意。令人不知是在展示古建筑的残旧，还是展示乡镇生活的落后。我在好几个著名景区都看到老百姓还在街边的河沟里浣衣洗菜，心中就不由酸楚。许多居民家房门洞开，数不清的游人探头探脑地观望他们午餐，甚至在厅堂里川流不息，也许彼此都已习惯，也许开发商正需要展示这种“原汁原

味”，但我觉得是不妥的。你可以展示古代的建筑，但不必展示落后的生活方式。如果当地百姓至今舍不得使用自来水，开发公司就应当为他们提供补贴。中国的古镇旅游开发已有三十多年了，不能只是继续出售原始落后。能否对生活景观区域内的原住民更好点，让他们拥有舒适的生活状态，更干净的家庭环境，分享景区收费带来的红利？我注意到外国历史名城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老百姓私宅是紧闭的，从不向游人开放，更遑论看到他们洗衣吃饭；二是老房子主体结构上了年岁，但窗户全都换成塑钢双层玻璃，既保温也美观，并不固守“修旧如旧”的说法。住在老宅内的居民，生活是现代的，厨房、卫生间、起居室的装修，城市乡村，没有太大的差距。

当然，我也希望对游客更好些，其实门票不是唯一的问题，关键是让景点更安静，让气氛更休闲，让商业更融洽。去年年底，我到云南腾冲，专程第三次游览了下绮罗村，这个未经开发的处女地，竟有“一官、二寺、五宗祠”，其中文昌宫，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在大人巷的老宅拜访，在巷口的遮阳棚下品尝汤粉，老牛从身边慢慢走过，映水寺在小河对岸遥遥相望。如此世外桃源，令我想起奥比多斯，想起意大利的卢卡，想起德国的罗腾堡。这些年，走出国门，看过世界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我们自己古老的家园却每每要经营成闹哄哄的大商场呢？我不相信外国的小城镇在中世纪就是这样优雅，肯定也有精心而不露痕迹的更新和改造吧，这可是个大学问。

英国广告人彼得·梅尔带着妻子和爱犬隐居到法国南部后写的《乡居岁月》《恋恋山城》，二十多年前曾经风行一时。彼得·梅尔写道：“听说法国政府准备把普罗旺斯建成欧洲的加利福尼亚，我希望这不是真的。如果这样，就会引来成群结队的时髦人士，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游泳池，铺网球场，身穿款式高档的运动服、色彩明丽的运动服；手提电话不离身……”我因为读了他的散文，去了法国卢贝隆的那那村。谢天谢地，梅那村果然简朴而美丽，游人适度，更重要的是不打彼得·梅尔的招牌，不收取入门费用，而它的慢生活和路边遮阳伞下浓郁的咖啡都没受影响。我想，我们老城镇的新一轮发展之路，应该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好好商议。

毛尖

看电视

电影史中的好猪

小猪佩奇把猪年提前了一个月，本土的猪八戒可能得拼搏春晚了。不过，在所有的生物中，猪肯定是当之无愧的文艺帝。猪智商高，形象低，特别匹配戏剧要求，影像中的猪因此数不胜数，粗略地说，大约可以区分出两种猪：一种骇猪，一种暖猪。

骇猪常常乘有比人还高级的灵魂，构成了猪的内面。比利时电影《一个人和他的猪》(1974) 全片无对白，孤僻的男人和硕大的母猪，生理层面严重挑战观众底线，直到最后挑战猪的底线，如果悲喜有一个等级，这部电影中的猪属于顶级痛苦猪。接着各次级痛苦猪，基本都是丹麦著名短片《猪命》(2009) 的程度不同演绎，越聪明越痛苦，小猪惊骇于长大被宰割的命运，夺命逃进宠物店，使出浑身才艺希望找到一个主人，《猪命》结尾，终于有一个老妇人抱起它。如果你这时候离开，它就是部粉红剧，但演职表出来，我们看到小猪已经被盛在盘子里，一抹鲜血打在片名上，Pig Me!

电影中的猪命，揭示的都是人命，日本人最擅猪题材，美貌的妻夫木聪在《小猪教室》(2008) 中扮演一个小学老师，他出场抱着一只小猪，对学生说：“来，让我们一起养小猪，等它大了就吃掉它。”电影有点刻意哲学，但是这只叫小P的猪暗暗回应了今村昌平在《猪与军舰》(1961) 中所展开的“猪和日本人”问题。日本人战后反思自己，经常自称猪，妻夫木聪的小猪逃得了猪命吗？类似的，奇峻的《红猪》(1992) 也提示了“杀戮和猪”，不过，在浪漫的画风里，变成赏金猎人的红猪侠，只是惊骇盗匪，对于观众，他就是地道暖男，银幕上他上下纵横，

“不能飞的猪，就只是猪”，而且他还那么风流，“世界不景气，没事，女人很不错。”插一句，《红猪》里的盗匪，实在是最高治愈的盗匪，简直让人渴望成为他们的人质。

《红猪》属于暖猪一级，毕竟他身上留有前世的骇猪记忆，而《夏洛的网》中的小猪韦伯，这个春天出生的萌小猪，因为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冬季，对死亡的体认，就呆萌很多，夏洛结网救他，拯救了韦伯也拯救了整个世界，银幕上夏洛对韦伯说，“我喜欢你”，真是春风化雪。但全世界猪猪肉肉，最暖心的还是麦兜。香港制造的麦兜是顶级暖猪，“这个世界再坏也总有让人开怀的时候”，尤其令人激赏的是麦兜理想：“我的志愿是做一名校长，收集了学生的学费之后就去吃火锅，今天吃麻辣火锅，明天吃猪骨头火锅，后天吃酸菜鱼火锅。”这才是猪该拥抱的生活，生能好好生，死能好好死，最终像德国电影《艾玛的幸运》(2006) 中的猪那样，在最好的姑娘艾玛的怀里，奔赴自己的使命。

仔细想想，无论是骇猪还是暖猪，电影史中的好猪，都是脱离了高级趣味的猪，这个，是猪的终极美学，用麦兜的话说，难过了就去睡觉，伤心还好，伤胃就不好了。新年了，祝愿所有的猪都能找到下面的吃货自由：

一个农民，天天喂猪吃泔水，被动物保护协会罚了一万。农民改喂猪吃雪莲，被食物保护协会罚了一万。有一天上面来视察，问农民喂了什么猪吃。农民说：我也不知道该喂什么，现在每天给它一百块钱，让它自己出去吃。

陈子善

不日记

刘以鬯的“娱人小说”



1月2日 多云。刘以鬯是香港极少数二的小说家，所著《酒徒》《对倒》等长篇和《寺内》《打错了》等短篇，早已名垂香港文学史册。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都属探索性的“娱人小说”。他写过许多与之相对的“娱人小说”。也用他自己的话说，“娱人小说”就是为了换取稿费不得不走通俗路线，将别人的“要求”、“看法”和“喜恶”当作自己的“要求”、“看法”和“喜恶”。1950—60年代，刘以鬯曾“日写万字‘娱人小说’”(刘以鬯：《我怎样学习写小说》)。

然而，刘以鬯这些数量相当可观的“娱人小说”，一直未引起应有的关注、整理和探讨。不久前，许定铭先生提出“像刘以鬯这么优秀的香港小说作家，是应该出版《刘以鬯全集》的。虽然香港作家好像从未见过有全集出现，但，刘以鬯先生应该是第一位！”“全集”追求“全”，刘以鬯的“娱人小说”应在《全集》中占一席之地也就理所当然，正如许先生接着所指出的：“尤其一向不被重视的‘三毫子小说’，都应该是《刘以鬯全集》的一部分，因为名家笔下的‘三毫子小说’，也是很有分量的。”(许定铭：《关于〈刘以鬯全集〉的建议》)

许先生在1958年10月15日《知识》第59期上“发现了来自新加坡，署名‘葛里哥’的二千多字短篇《父与子》”。很巧，我手头也有署名“葛里哥”的两部中篇《夕阳灿烂》《三角关系》以及短篇《蛇与猫》。《夕阳灿烂》《三角关系》列为香港鹤鸣书业公司“每月逢十出版”的“文艺文库”(10)和(23)，两书均有版权页，但无出版时间，“每册港币四角”。《蛇与猫》连载于1957年9月28日、10月5日新加坡南洋报社《星期六周刊》第421、422期。由此推测，“葛里哥”这个笔名大致是刘以鬯1950年代中后期在香港和新加坡使用的。

“葛里哥”这些作品都以香港或新加坡青年男女的情爱生活为题材。《夕阳灿烂》以“我”的视角，描述来自上海的慕容慧珠在香港遭爱情挫败曲折而又悲惨的一生。《三角关系》写留英学生高岱回港过旧历年先后遇到旧恋人玲芝和表妹丹萍引发的情感纠葛。而《蛇与猫》则写“我”认识长得一模一样而性格迥异的孪生姐妹刘芬和刘眉兰的“奇遇”和出人意料结局。“葛里哥”笔下的这些青年女性，虽然各有各的个性和经历，但都能在关键时刻敢说敢作敢当，显示出女性善良坚韧的一面。而语言精练，结构巧妙，多以对话见长，又是“葛里哥”小说艺术上的特点。且录《夕阳灿烂》的开头：

慕容慧珠有五个男朋友。……

每天从早到晚，五人川流不息地缠着这位饱经沧桑的女人，等待“历史重演”，其情形颇有点像哨兵换班。

有时候，她似乎很讨厌他们。

有时候，她又非常乐于周旋。

她的个性就是这样的多角。

刘以鬯曾明确表示，他写“娱人小说”的底线是“我只写通俗小说，不写庸俗小说；只写轻松小说，不写轻薄小说；只写趣味小说，不写低级小说”，综观这几篇“葛里哥”的小说，可证他言不虛。但刘以鬯到底以“葛里哥”笔名发表和出版了多少小说？还有待刘以鬯研究者进一步发掘，让它们都回归《刘以鬯全集》的怀抱。

迈克

半上流

满街都是公主

早前去奥赛美术馆看雷诺瓦父子展，大画家爸爸和大导演儿子破天荒共聚一堂，后来发现第五区横巷二轮戏院举办小型回顾展，排在下午的《绮莲娜和男人们》印象模糊，卡士除了英格丽褒曼和米路花拉，还有享誉歌坛的银幕稀客茉莉叶葛高客串，连沈沐浴更衣赶去朝圣。散场后上网查资料，原来此片当年在香港公映片名译《多情公主》，女主角同年还凭《真假公主》再度成为奥斯卡影后哩——戏里众人听闻美女乃来自东欧的金枝玉叶，不禁肃然起敬，她耸耸肩解释，“波兰满街都是公主，你们别大惊小怪”，果然所言非虛。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有个萨黑蕙妮公主，初见面白流苏就直觉她有潜质成为情敌，善于鉴别辨色的花花公子范柳原不慌不忙缓和气氛：“她在外面招摇，说是克力希纳柯姆帕王公的亲孙女，只因王妃失宠，赐了死，她也就被放逐了，一直流浪着，不能回国。其实，不能回国倒是真的，其余的，可没有人能够证实。”贵族的金漆招牌，的确容易令人产生

自卑。

我不觉得褒曼特别漂亮，更谈不上风骚性感，第一次看她演的，已经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婆婆，先人为主印象抹也抹不掉。她那种珠圆玉润在小青年眼中无甚可取，甚至在罗塞里尼镜头下，也缺乏导演捕捉热女星明星时猎物自然流露的妩媚，连攀爬活火山那么荡气回肠的场面，都端庄如张继青老师演绎杜丽娘。所以迟了大半世纪看《多情公主》，简直眼前一亮，不但眉梢眼角的风情前所未有，难贵贵族为五斗米折腰，训练有素的腰骨仍然挺直，这才是真本座。

开场不久微服出巡的她加入街上争睹国庆游行人潮，完全无惧周围潜伏的烟汉，阳伞随便交给张三李四，帽子慷慨抛上音乐台，长手套不见了，一只，狼狈之中居然不失美艳及贵气。和较为登样的男子撞个满怀，马上投进他的臂弯跳起舞来，我脑海浮起李香兰唱的《歌舞今宵》，大言不惭“我找刺激，我想放荡”，却仍然干净清丽，气质之物，便是这般的可理喻不可言传。

笔会茶座



顾铮

非专业眼光

宋一痕的明快摄影

出生于昆明的宋一痕(1910—1967)在1926年加入共青团，并于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在1928年脱党后，他在上海从事新闻工作。在张学良领导的武昌行营工作期间，他因涉向中共提供情报而行动受到管制。抗战军兴，他于1937年在汉口创办了《战斗画报》，大力宣传中国抗日，鼓舞斗志。他编发的“八路军抗战特辑”，是最早报道八路军抗战活动的画报专辑之一，但也招致《战斗画报》被查封。1938年，他追随卢汉投身抗日战争，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在解放战争中，他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为策反卢汉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活跃的摄影爱好者，宋一痕曾经在当时的摄影杂志(如《飞鹰》《华昌摄影月刊》等)发表许多作品，并且曾在武汉举办过展品多达99幅的摄影个展。与他复杂的经历不同，他的摄影往往具明快乐观的气息，这幅发表于当时《飞鹰》杂志的《青崖独坐》便是一例。

叶扬

名著与画

丁尼生的《辞旧迎新钟长鸣》

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名诗《辞旧迎新钟长鸣》，历来被视为庆祝新年之作，还被谱成许多不同的音乐版本。其实此诗原为诗人追悼亡友的作品(《纪念》中第106个篇章，本无标题；有的英诗选本在收入时用其首行，题作《长鸣吧，狂野的钟声》)。上面用的这个标题，是我根据诗的内容杜撰。1833年，丁尼生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同窗、密友阿瑟·亨利·哈因因病不治，得年仅廿二岁。十六年后，丁尼生写成这部题为《纪念阿·亨·哈》、简称《纪念》的作品(纪念原来又作《灵魂的历程》、连序诗和尾声在内，一共一百卅三个篇章，合在一起，情感起伏波动，如潮水升降起落，可被视作一首长诗，分开来，又都可独立成篇，就体例而言，是一种“系列诗”(sequence poetry)。顺便提及，阮嗣宗(籍)《咏怀》八十二首，也可以算得这种可分可合的系列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首创。丁尼生此诗在1850年甫一发表就广受欢迎，也就在这一年，华兹华斯逝世。丁尼生受英国王室册封，继任桂冠诗人，与这部作品想来也不无关系。据说维多利亚女王特别喜爱此诗，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去世之后，女王常常吟读，从中得到慰藉。

近代英国诗人中，丁尼生对于音律最为精细，功力甚至在他的前辈诗人拜伦之上。《纪念》全用抑扬格四音步四行诗体，押ABBA尾韵，整部诗作基调低沉悲伤，但是比较接近全诗结尾的《辞旧迎新》这一篇章，情调倒是转向高昂激昂。此诗八个小节，一共三十二行，多用普通的单音节、双音节词汇，诗行间和尾韵部分多用长元音，读来铿锵抑扬，非常悦耳动听。如今人们在辞旧迎新时吟诵或是咏唱此诗，



大多并不知道，也不会想到丁尼生创作此诗的背景。

美国女画家恩格布赖特(Mary Engelbreit)1952年出生于圣路易城。她自己说小时候近视，生活在朦胧之中，小学二年级配了眼镜，忽然把周围的世界看得一清二楚，觉得美妙之极，就此喜欢上了绘画。她起先在当地一家广告公司任职，一度想做儿童读物插图，曾去纽约闯荡，未能得到赏识，后来她听从了一位行家的建议，从事贺卡的制作，走上成功之路，成为家乡的名人。这里的这幅画，完全是贺卡风格的，正上方从丁尼生的诗里选用了三行，下面用小字署上诗人的名字，左下方有自己姓名的缩写ME，倒像是中国人的图章。满天繁星的背景，雪地上的一弯脚印，衣着漂亮的小女孩仰面朝天，欢笑着扯动铃铛，整个画面的气氛相当活跃、欢快。

陆蓉容

望野眼

山中

寒斋附近两座荒疏落寞的土包，忽然成为公园，可以拾级而登。某日下午晴和，遂提着两块豆腐，一盒酒酿，聊当双柑斗酒，携眷入山。

立春以前，鹧声或是没有的，人声倒此起彼伏。山极低矮，就不必都是台阶。小朋友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缓坡上切磋技术。飞机、轿车、拖拉机、塑料制成，人力驱动，同场竞技，各不相让。有更小一点儿的，只能在家长指导下观看，坐在推车里，坚定地支住了头。

太吵了，赶紧折向山深处。风物一变，桉树叶落满石阶，青苔上返影斑斑，“闲人如吾两人者”，竟都不来。原有座庙，立着碑。虽没几个年头，却已不存。几只鸟在远处高枝上聊天，话不投机，半天丢下一句。有尊极小的石狮子，一只眼睛被人凿坏，满脸苦笑，徒劳地晒着太阳。

这山由此才像座好山了。地上有红果，于是看见高枝上，绿叶下，斜照

里串珊瑚珠。拐角处一棵大香樟，被路生生拦住，姿态斜斜，枝干大张，像要扑下来与人拥抱。因为山低，坡上还有茶田。整整齐齐的绿脑袋底下，茶树花零星星开着，乖巧而瑟缩。

我们决定向山顶去。“家里能看见山，山上也能看见家吧？”如此说坡上切磋技术。飞机、轿车、拖拉机、塑料制成，人力驱动，同场竞技，各不相让。有更小一点儿的，只能在家长指导下观看，坐在推车里，坚定地支住了头。

看完景色折返，倒遇见一处平台。疾走几步，想过去坐下，长椅上先已有两个背影。凑近看时，是一位满脸棕褐色的老爷爷，带着同色系的贵宾犬。都面向城市端正坐着，仔细欣赏，不交一言。空气中仿佛有一丁点儿愉快的气氛，一只眼睛被人凿坏，满脸苦笑，徒劳地晒着太阳。

顺势望去，枯淡杂草里竟有一星星紫色。也许是一朵醒得太早的早开堇菜？那么确乎已是春天。